

烽火省城：抗战时期浙江省府在云和的三年岁月

魏世荣

1945年8月21日，浙南山城云和难得地热闹起来。县政府、县党部、参议会及地方士绅设宴欢送即将启程回杭州主持复员工作的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席间黄氏对云和“年来之建设及今后应继续努力各点，颇多励勉”。丽云师管区邓司令甚至“特演剧两天”以表心意。这场盛大的告别仪式，为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画上了句点——整整三年，这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城，承载了战时浙江省会几乎全部的中枢职能。

仓促入山：无处可退的避难所

1942年5月，日军发动浙赣战役，兵锋直指金华、衢州。原驻永康方岩的浙江省政府被迫再次迁徙。起初计划迁往松阳，但“突闻衢州、龙游皆已失守”，情势急转直下，仓促间决定改迁云和，并明确其为“临时省会”。

迁移过程混乱而艰难。云和档案馆藏档案清晰记录了这场大迁徙的仓皇：5月底至6月初，短短十余天内，浙江省立英士大学、第一辅助医

院、财政部贸易委员会金华分处、工业改进所、农田水利贷款委员会等数十家省级机构如潮水般涌入。他们争相致函云和县政府，请求协助解决办公场所与运输问题。

此时的云和，仅是一个“四百数十家住户的村镇，连一座土围墙都没有”（黄绍竑语）。面对陡然涌入的大量机构与人员（公务员及眷属数量远超土著人口），云和承受着空前的压力。破祠堂、烂庙宇被征为办公场所，民居灰房、毛房改为职员宿舍，整个山城在慌乱中重组。

黄绍竑在回忆录中道出了省府三迁的无奈与悲壮：“第一次临时省会方岩，距离敌人大约是一百五十公里，我们都走了，第二次临时省会云和，距离敌人仅八十九公里，我们也移动了。这次距最前线的敌人不过四十公里，我们还没有退走。”他坦承：“的确，我们是弄得无处可退，无法可走，才有这种镇定的修养啊！”

山城砺剑：困境中的坚持与建设

在日寇“在山里吃草根树皮，不久就都要饿死了”的嘲讽中，云和这座临时省城顽强运转了三年。它不仅是政治军事中心，更汇聚了文教、卫生、工业等资源。

档案显示，除了省政府各厅处，云和还容纳了战时儿童保育院、浙江省立英士大学、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丽水事务所、难民染织工厂等各类医院、工厂、学校。1945年初统计，城区及周边公营事业单位就达22家，繁华时有杭州饭店、五峰饭店、新新酒家、得胜馆、丁文社、王和楼、经济饭店永华酒家（古官巷）、旅行饭摊等11家酒家饭店营业。

尽管条件艰苦，建设仍在进行。黄绍竑提到，政府在此修建了瓦窑水力发电厂，使“十几方里以内黑暗的农村，放了光明”；开办了学校和医院，“使附近的儿童与人民，获得较为丰富的知识，与减少疾病死亡的痛苦”；还建造了民族复兴馆，作为这段岁月的永久纪念。这些举措“无形中把这里的文化程度，至少提高了几十年”。

胜利的曙光与离别的阵痛

1945年8月10日，日本宣布投降。消息传来，山城沸腾。8月21日，由黄绍竑坐镇的主席行轅作为先遣队，率先离开云和，经龙泉、浦城、江山，于9月7日抵达杭州，负责接收伪政权机关。随后，省级机关开始分批回迁。

然而，归途并非坦途。云和此时正深陷鼠疫的黑色恐怖。9月初，《浙江日报》即报道云和鼠疫“日来益形猖獗”，县党部紧急请求省卫生机构驻驻。疫情严重干扰了回迁计划。9月19日的省府会议记录显示：“省会迁回杭州后，因奉主席来电，前方部署未定，沿途交通工具困难，暂缓行动。惟以云和鼠疫猖獗，为彻底疏散人口，以利防治计，各厅处主管人员暂驻云和办公，必要时移至丽水。”

疫情愈演愈烈。10月，民国《浙江日报》通讯员姚吉昌在《冷落清秋描山城》的特写中描绘了省府北迁后云和的凋敝与恐慌：商铺倒闭、夜市消失、街头冷清，而鼠疫已从城区蔓

延至古竹、瓦窑、小徐、黄水碓、赤石等乡村，“死亡累累，不可数计”“人心皇皇，不可终日”，甚至出现“廖姓商人一家八口尽作鼠疫鬼”的惨剧。

在疫情与复员的的双重压力下，10月8日黄绍竑自杭州电令：“留云各厅处人员，即日开始行动，限十天内迁返杭州。”10月中旬起，民政厅长阮毅成、建设厅长伍廷飏、会计处长陈寶麟、田粮处长魏思诚等大批官员及职员陆续抵达杭州。10月23日，省府在杭州举行了光复后的首次委员会会议，宣告省政府正式在杭办公，主席行轅结束使命。

人去城空：繁华落尽的回响

随着最后一批省级机关和人员撤离，云和骤然从“临时省会”跌回浙南山区的寂静。姚吉昌的通讯记录了这巨大的落差：曾彻夜施工的乡建工场、灯火通明的建国中学夜自修、复兴馆前上演平剧的热闹场景不复存在。季宽公园一带只剩下“凄惨的月色”与“萧瑟的金风”抚摸着“寂寞的白草黄沙”。入夜后，“每晚用户的

灯盏，已由三千余盏减至一千七百”，曾经熙攘的夜市消失，“路上行人欲断魂”。

经济也急速萧条。战时依赖公职人员消费的商铺纷纷倒闭，“五十多家店铺，都告‘关门大吉’”。幸存者为了迎合购买力低下的本地居民，只能售卖大饼粗糕、廉价花布。战时被推高的米价则因公职人员抛售余粮及当年丰收而暴跌，从每担四五百元跌至八九百元，虽缓解了部分贫民的吃饭问题，却使囤户损失惨重，米市“十分萧条”。

云和作为战时浙江省会的三年，是一部浓缩的抗战后方史。它承受了仓促迁徙的混乱、资源匮乏的压力、强敌迫近的恐惧和瘟疫肆虐的打击。黄绍竑口中这座“连土围墙都没有”的小城，以超乎想象的韧性，支撑起一个战火中的省级政权，并在艰难中播下了现代化建设的微弱星火。当繁华褪去、喧嚣散尽，这段烽火岁月留下的，不仅是民族复兴馆的砖石与照亮山村的电光，更是一曲于困厄中维系家国命脉的深沉壮歌。

木头里的文化脉络：走进云和匠心博物馆

蓝润

一座藏在老宅里的博物馆

匠心博物馆坐落于云和县城西路的一座清代古民居中，外墙不显眼，门口也没有华丽的标牌。推门而入，却别有洞天。砖木结构，雕梁画栋，青瓦黛墙间流淌着岁月的温度。

这是一座由民间发起、持续开放的传统工艺展览馆。展馆依托原有建筑格局，将展区自然嵌入中堂、厢房与耳房之中，保留了老屋原貌，也形成了亲切流畅的参观动线。院落虽不大，却藏着两千余件展品，涵盖民俗家具、木雕器物、文房印石、书画陶瓷与纸质文书等多种门类。正是这些展品，让人得以看见云和木制工艺的发展轨迹，也看见了“中国木制玩具城”背后的生活真实。

近年来，云和县博物馆正在建设中，展陈规划与布展施工正在有序推进。与此同时，匠心博物馆也作为本地文化空间的一部分，以自己的方式记录、展示和分享着云和人的工艺记忆与生活美学。

它并不宏大，也不喧哗，但它始终在——作为一座老屋，也作为一段文化的安放处。

一个人的收藏，一座县城的记忆

馆主何尚清，早年从事木制玩具行业，退休后逐渐将兴趣转向传统工艺的收藏与研究。他的收藏并不以“贵重”为标准，而是更在意每件器物背后是否藏着一段具体的生活痕迹。紫砂壶、砚台、佛像、黄花梨笔筒……许多物品并非来自拍卖场，而是从各地的街头巷尾、老屋旧坊一点点收来。

他不止收藏这些物件，也收藏关于它们的故事。每一件藏品，他都尽可能地写下注解，甚至题上一首诗，标记它的来源与意义。展厅中展出的“青瓷狂草笔洗”，釉色温润，内壁刻有宋徽宗草书体《千字文》节选，细看之下，还能见微观层面的开片肌理。

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展陈节奏本身。馆内空间没有过度设计，保留老宅原貌。木柱木窗、石地板、红宫灯，斑驳得刚刚好。展品分布在各个房间，散着看，不赶路。你可以在一扇雕花门旁停下，看一方砚台，也可以站在一张老木桌前，读一段藏品说明。

走进匠心博物馆，就像走进一个

有人生活过的文化空间。不是空旷的展厅，不是流水线式的展柜，而是一步一件、移步换景——在雕花窗下看到一尊老佛像；在斑驳老墙边瞥见一方紫砂壶；在木架上翻到一只带着裂纹的青釉笔洗，字迹依然清晰。

这里没有语音导览，也没有喧闹人群，但每件物品都有自己的“位置”和“语气”。从民国漆盒到明代笔筒，从老座钟到青瓷大盘，从木工工具到文房小器……种类丰富，却不乱；风格各异，却很静。

匠心博物馆是一座私人创办的展馆，但它的气质更像是一位老人用几十年时间慢慢打磨的一封信，写给这座县城，也写给每一个愿意倾听的人。

何尚清最终决定将这些私人收藏向公众开放，不为盈利，只是希望“能让更多人看到这些老物件、听见这些旧故事”。他没有喊过“传承”这个词，但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一种真正的保存与温柔的坚持。

一家人的接力，一段匠心的延续

何尚清对“木头”的情感，并不是

偶然的。他的父亲何寿祯，是云和木制玩具产业的开创者之一。1970年代初，正是他带着云和的第一批样品前往上海，争取到了外贸订单，也带回了“木玩”这门手艺的机会。从那时起，木头便不再只是建房造物的材料，而成为了云和人走向世界的起点。

何尚清也曾是木玩行业的亲历者，但在退休后，他选择了另一种与木头相处的方式：不再是制造，而是保存。他花了数十年时间，一点点把散落在乡间的器物收集起来，用手抄、题诗、整理展签的方式，为它们“留一个位置”。

而当他离开后，这份“安放器物”的心愿，并没有被打断。

如今，匠心博物馆依旧开放着。照看这间老屋的，是他的女儿。她在博物馆后院开了一家名叫“和园里”的咖啡馆，咖啡馆不大，但几乎成为了这座博物馆最稳定的日常支点。她一边做经营，一边打理着空间里的灯光、温度与秩序。

没有口号、也没有接棒的仪式。但这间老屋还在，馆里的器物还在，有人来喝咖啡，有人走进展厅，也就够了。



许威燕 摄

豆爸，豆妈和他们的云和（组诗）

孔庆根

梯田，是一架琴

——送给豆妈

一架庄稼铺设的琴，从天而降
九个阶梯，多少个逗点
雪在冬天降落，像兰花指伸出
又收起，像一条路去了又回
像山里的日月，你的长发
在笑声中荡漾，云在水中飘

再次相见，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
跨越几个音阶，几十年
我们拾起稻穗，汗从脸颊流下
童年的梦，始于某个玩具
黑白棋子，琴键，一角天空
以及收割的田地
以及我们滋生的华发

以及明日的华章，在鸟飞离巢的一刻

在阳光洒向远山，在水开始舞蹈
在多少个心事重重的夜晚翻过
疲惫的双腿，像秧苗觉醒
而鱼儿正在轻声歌唱

穿过寒冬

——致豆爸

穿过寒冬，仿佛经历了一生
在灯影下，我的身形萎缩
好在风未赶走
像一片叶，滚落四季

一个声音说，来吧
留下你的文字
第一杯是茶
第二杯是酒
第三杯是从天降落的雪
在云朵和梯田落下来

一个声音说，兄弟，来
今晚我们看星星
一层层暗下去
像我们的未来

因为有一个声音
那是我的兄弟
眼睛如星星明亮
他一生沉默
这一声来吧，积攒了五十年

山边的小屋

我去山边的小屋
看她收罗的旧布
它们取自衣服的局部
此时，服贴地堆在桌上
像在默默地讲述过往
制作的手，主人与有关的人

朋友把布与布缝起来
成了布袋
然后绣上花，像山间小路上冒出的

一枝，二枝
稀疏地开着
恰好能听到彼此说话
又不致热切

一面墙上还剩一个口袋
那几朵花小心地避开众人
又将曾经陌生的一群人连在一起

一天的风尘之后
可以聊聊花
傍晚，气温从山脚凉了下来

去云和看一场大雪

看天如何将山巅的灯点燃
一路下滑，把夜次第擦亮
宽大松软的白色琴键
谁的手抚着

在低矮的山谷
听风舞蹈
萤火虫从天幕钻出来
带着微光，降临
落在山坡，小溪，庄稼地
落在沉睡的鱼鳞之上
落入我们的眼睑，
落入乡村的梦田

看天地一色
看眼前无数的碰撞，如何不同
多像人间的故事

——夜奔，夜归，
爱恨苦甜的遭遇
看彼此须发变白
雪花立于沉默的双唇
命运之声早已锤响
掌心的光推开黎明

山上来电

——送给翟玉玲老师

据悉，他们住在山巅
枕着云朵入眠，能听得
星星的咳嗽
清晨，鸡犬之声相闻
世界祥和，没有纷争

据说，那简直如在天上
首先清凉收了酸臭
其次，群山拦下了八方干扰
乡民温和，言语缓慢，步履不急
一天胜似一年

据传，他们惊愕半晌
之后，如从连绵不绝的梦境醒来
蜕去疲惫，松软地浸泡在
空气里，风带着炊烟，说不出的香

云和梯田传说

云团像孩子在山中奔跑
有的从山顶往下冲
有的向上攀

后来，有的歌在树边
有的低头饮水
小溪时有时无
有的跑进农家小院
有的闹在一起

天黑了，他们抬头数着星辰
他们散成了星辰
听着虫子的歌唱
躺在山坡沉睡

云和四重奏

借一双少年的手
我们奏响乐章

山走来，伴随浑厚的足音
水流过，像鸟儿在天空跳跃
当一群荷锄的农夫经过
有力短促的号子穿插
润泽了老牛的眼神
哞——

像从地底钻出来的音符
带着新翻泥土的气息
青草与庄稼的岁月悠长

之后是翻滚的山间叙事
中央的汉子像一片叶舞动
他的耳朵贴着琴弦
倾听且沉醉

随风倒向所有山岗

要退——云和说

要退，就退到知了还在地里
蝴蝶还是青虫
退到山里
退到云进出的家院
退到孩提时代
退到绿皮火车哐哐作响
退到一封信在驿站醒了又睡
青苔爬上卵石
日子还未刻在额头

退到小溪还在山间盘桓
野花的梦还在蘑菇小屋
鸡飞上门前的桑树
一家人愁着日头毒辣
雪在孩子的笔下
年关，比什么关都远

要退，就退到仙女还未思凡
放牛娃还未找到丝线
星星在山巅砸出光点
乡村的闲聊，笼在夜空
萤火虫照着裤腿
前方的路依然昏暗

活着，简单热烈
充满意义
不用言说
不用取一片云抵扣未来